

激发文艺原创力
抒写时代新华章

文学评论要有底气、接地气

□黄发有

质量是文学的生命线,文学创作质量的提升离不开文学评论的引领作用,文学评论必须勇于承担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评论家是文学作品的质检员。当前文学作品数量快速增长,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及时、公正的文学评论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打铁还需自身硬。文学评论要发挥激浊扬清的作用,必须确保自身的艺术质量。首先,评论工作者必须具备深厚学养、扎实的理论功底、浓厚的历史感和敏锐的时代感,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去发现杰作、去除糟粕。如果评论者自身修养不足,就容易说外行话,不辨妍媸,缺乏说服力。因此,评论工作者必须不断加强学习,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与新时代新文学共同成长,避免以陈旧眼光看待新生事物,避免对新的审美元素和新的审美方式冷嘲热讽,避免以自身的偏见排斥文学的创新。

其次,评论工作者应当排除私心,以责任心守护文学理想,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新世纪以来,商业化环境刺激了友情批评和“鄙视”的生长。一些评论家禁不起诱惑,甘愿充当文学炒作的工具。另一些评论家扭曲了批评标准,以骂声引发关注。如果评论者自身把关不严,名利心膨胀,粗制滥造,试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只会破坏生态,甚至导致恶性循环。

在阅读评论文字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一些作者其实并没有认真阅读文本。当作者没时间深入阅读又不愿意保持沉默,其观点往往拾人牙慧、了无新意,而且很容易出现误判。评论工作者应当从自身的审美体验出发,与作家和作品进行深入的对话,以充满温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悟,公允地判断作品的价值,对文学创作进行初步的筛选。

再次,评论工作者应当对文学创作保持尊重和耐心,

理解其中的甘苦,建立“同情之理解”。铁凝在回忆自己与编辑家张守仁、章仲锷的交往经历时,谈到了他们的共同特点,那就是把作家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在《笨花》出版之后,章仲锷专门给作家写了长达6页的信件,其中既有充分的肯定,也“找点小疵”,指出了一些错字。在果戈里发表《与友人书信选》之后,别林斯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并没有因为与果戈里的深厚友情而放弃原则,也没有陷入意气之争,而是充分尊重对方,就事论事。正因为坚持独立的价值标准和艺术理想,别林斯基才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从容不迫,以理服人。

新世纪以来,文学评论的学院化趋势较为明显,一方面文学评论的理性增强,行文日益规范,另一方面文学评论逐渐疏离动态的文学进程,向文学史研究靠拢。文学史研究面向过去,文学史家对文学史进行严谨、系统的整理与分析,而文学评论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应当具有与文学创作同频共振的激情。当评论者背过身去,关起门来,批评的活力必然受到抑制。文学评论的文体难免变得僵化而单一,“学报体”盛行,每篇文章都要穿鞋戴帽,篇幅越来越长,引文越来越多,不少文章的目的只是凑数,作者可以在年终考核或职称评审中挣“工分”。有时看完一篇绕来绕去的万字长文,发现文中堆砌了很多人的观点,就是不清楚作者自己想说什么。由于艺术敏感的匮乏、迟疑症和学究气,不少文学评论在进行机械、重复的知识生产,与文学现场严重脱节。这样的文学评论自说自话,无法与文学创作相互激荡,就像脱离了土地的树木,无法从大地中汲取营养,更无法改善周围的环境。

文学评论接地气,就是要深入文学现场,直面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趋势,倾听文学的时代脉搏。

以网络文学为例,一方面是网络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网络文学评论的严重滞后。一些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对网络文学怀有较深的偏见,认为网络文学等同于垃圾,没有研究价值。目前从事网络文学研究的学术队伍在数量、质量方面都有欠缺,对网络文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网络文学整体态势的把握较为薄弱。文学评论应该打破既有的框架,直面新的挑战,拓展新的疆域,才能激发其创造热情和创新潜能。

在评论的文体选择上,应该根据需要灵活掌握、不拘一格,保持文体的自由度和鲜活度。文学评论作为一种小众化文体,其读者范围本来就较为狭窄,如果评论者一味卖弄专业术语,连作者自己都似懂非懂,这就是存心让人看不懂。不止一次听到一些基层写作者的讨论,他们说越来越不喜欢看专业性的文学评论,而是喜欢阅读与文学有关的网络跟帖和自媒体留言,这些跟帖和留言三言两语,往往是言说者的真情流露,尽管其中有一些偏激之词,但能够真实反映网友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些机智、迅速、活泼的反应,恰恰反衬出了专业性的文学评论的迟钝、摆谱、呆板。

如果文学评论能够用大白话讲出大道理,那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而且有利于改进文风,扩大文学评论的社会影响,促进文学健康持续发展。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体系多样,序跋、书信、笔记、批语形态各异,精妙的评论言简意赅,有声有色,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寥寥数语尽得风流。评论者不能故作高深,一味地模仿佶屈聱牙的翻译腔,应该接续传统文脉,向传统文论学习,形成独特的批评个性与文体风格。而且,评论不妨写得短一些,少一些虚与委蛇的客套,少一些无关痛痒的敷衍,多一些不吐不快的直言,多一些精准点穴的真话。

成了夏商小说特有的结尾艺术,使之成为开放性文本。同时,犹如废墟成为夏商长篇小说中频仍闪现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废墟荡然无存后的残存语词所织造的故事情节,粉化过程进一步印证了夏商成长过程中记忆犹新的“当代性”,毕竟他的生长之地,最能缩影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废墟化特点。

《东岸纪事》的幽灵现象甚多,究其因,盖源自上海浦东的江南民间文化固有的妖狐鬼怪信仰,又出于言语与形象相博弃而导致记忆碎片于重组过程中自身难以回避的幽灵化。《乞儿流浪记》虽无幽灵闪惑,但畸形倒也非常明显,小说采取了一种幽魅意味十足的“元叙事”策略,叙述者时而暴露自我,时而附体于卷毛身上,与之融为一体。如此结构整个文本,使之成为一个汁液充盈、枝叶丰饶的有机语言实体。《裸露的亡灵》中,夏商发现了对那种非常态小说的兴趣,并成为他敢于坚持的方向。与《二分之一的傻瓜》《孟加拉虎》《沉默的千言万语》等相比,其想象空间明显放大了。

《水浒传》《儒林外史》《海上花列传》的“穿插藏闪”叙事技巧,成就了《东岸纪事》这部浦东浮世绘长卷;而分岔的叙事路径,蕴藏于《乞儿流浪记》中;多视角织成的网状结构,创造了《裸露的亡灵》;《标本师》则勾画出一个立体套盒。这些都是夏商小说所依托的复调叙事结构。因此,小说话语所面向的可能性空间不断得以勘探,语义越发趋奔于模糊和不确定,故事主题变得更加朦胧复义,空间维度越发歧异多元。

夏商小说的隐含叙事理想大抵谋求熔铸古今中外,犹如移动智能互联网时代的媒介融合,所谓互文性写作抑或交互式技巧,亦明显暗示着硅文化时代的“用户至上”设计原则。

■关 注

近年来,军旅文学内部涌现出很多“新生代”作家和优秀的作品,评论界普遍关注不够。“新生代军旅作家”,过去只是一个含混的说法,如今,傅逸尘编著的《“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

傅逸尘多年来矢志不渝地关注、研究、梳理军队年轻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终于把它们成规模、系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的评论敢于直言,既发掘出“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价值和可能的价值,同时也提出问题和可能的问题,为“新生代军旅作家”摇旗呐喊,也为他们担忧,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希望,几十篇评论文章的字里行间闪烁着理性的色彩。在文学、军事文学和军事文学批评日渐微的今天,傅逸尘所做的努力,不仅是针对“新生代军旅作家”,在整个军旅文学创作领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生代军旅作家”,这一个称谓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首先,所谓的“新生代”既不是一个组织,也不是一种文学流派或者文学思潮,按照傅逸尘的说法,它就是一个以年龄划分的军队文学创作群体,而且是一个界限模糊的概念。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群体的创作特征和风格仍然缺乏系统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只是站在一个作家的立场上,感觉这个“新生代”并非是对“老生代”的革命或者说颠覆。这一代作家和上一代作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对“新生代军旅作家”进行研究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些作家成长过程中的继承关系,不能把“新生代”的成长路径同“老生代”隔离开来或者对立起来。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既然是“新生代军旅作家”,那么它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必然有迥异于“老生代军旅作家”的地方,比如创作的目的、视野、视角,以及内涵、形式等方面别具一格的追求,这是实实在在的。我读过一些“新生代”的作品,确实感到耳目一新。譬如关注军人个体的命运、关注军人的生存状态、关注军人情感的异常、关注军人灵魂的奥秘等等。这个群体受到的局限比前輩军旅作家少,对于文学的理解更为深刻,形式追求更有现代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局限,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如果说“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作品就是未来军事文学的发展方向,这话恐怕为时尚早。同样,如果说“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作品没有进步,没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开拓,这更不是事实。我认为,离文学的本质最近的、离人性和人心最近的、离世界文学最近的,还是也应该是一代又一代的“新生代作家”。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新生代”的新,不应该仅仅是年龄上的划分,而应该主要体现在创新上,“新生代”的“新”,是创新的“新”。

其次,就“新生代军旅作家”中的“军旅”二字,我谈谈个人理解。就作家这个行当而言,本来并不存在军旅作家和非军旅作家之分,作家就是作家,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并以人为书写对象,作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写人的遭遇、人的命运、人的寒冷、人的温暖、人的真相、人的希望……这样讲可能有点唱高调的嫌疑,但这个高调是真理。

同样,还有另外一个真理,毕竟,我们在作家前面冠上“军旅”二字,客观上就有了一定的限定性。什么叫军旅作家?应该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作家本人吃军粮穿军装拿军饷,二是作品以军旅之人和军旅之事为书写对象,再具体一点讲,就是以战争和战争准备为书写对象。傅逸尘编著的这几本书,名为“面面观”,既看出了“新”的一面,也看出了“旧”的一面,即看出了可喜的一面,也看出了堪忧的一面。“面面观”是为了客观。进入当代,世界新军事变革日新月异,中国的强军改革也是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军旅作家身在其中,很多人都亲身体验到了改革的阵痛,也看到了强军的希望。但是,这些新东西,我们的军事文学并没有很好地表现。比如说战争准备、训练模式、力量编成、组织结构、武器装备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脑海中储存的那些关于冷兵器、热兵器,甚至机械化时代的军事生活经验和常识,有很多已经被刷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军队的作家,“新生代”也好,“老生代”也罢,都面临着紧迫的学习任务,必须尽快熟悉军旅之事,熟悉军旅之人,掌握新情况、新特点、新规律,尽快地融入新军事变革的语境,否则,创新就是一句空话,所谓军旅作家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新老皆是如此。

诚如傅逸尘分析的那样,日常化、碎片化、低视点的叙事伦理,导致一些“新生代军旅作家”对当下军旅生活的表达还停留在事象的表层,这当然远远不够。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我个人认为,军旅作家应该首先承担起这个责任,弘扬民族正气、高扬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做军旅文学高扬的旗帜。事关民族命运、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同样应该成为“新生代军旅作家”的美学追求。

为什么写作,一个哲学家说,各有各的道理。这样讲好像有点不负责任,但事实就是如此,军旅作家写作的道理一定与军旅有关。还有一位哲学家说,文学应该是有用的,文学应该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爱情产生深刻和持久的影响。这样说,好像有点功利,可是如果连这点功利都没有,我们还要文学干什么?我同意寓教于乐,更同意寓教于美。鉴于此,我特别同意傅逸尘的呼吁:即便不能给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至少也要写出迥然不同的生活经验;即便不能贡献整体性、超越性的思想智慧,至少要具有思辨的眼光和立场……是故,“新生代军旅作家”亦迫切需要跳脱“形而下叙事”的泥淖,以葆有未来发展的多向度和可能性。

浅谈『新生代军旅作家』
——创新的『新』

□徐贵祥

■评 论 夏商:用文字勾勒流动的浮世绘

□肖 涛

继2009年四卷本小说自选集出版后,小说家夏商的系列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四部长篇小说包含百科全书式的《东岸纪事》、日记体的《标本师》、荒岛寓言般魔幻的《乞儿流浪记》、罗生门式结构的《裸露的亡灵》。中短篇集序列则包括5部实验主义色彩浓厚的中篇《猜拳游戏》,12个短篇集锦《刹那记》等共计八种九卷,囊括作家夏商迄今为止的重要作品。

夏商始终严于恪守小说叙事艺术的手艺活,代表了“后先锋文学”持久恒定的不朽生命力,即真正的先锋精神“不在于文本和形式,而更在于观念思想”。其写作旨趣在于“讲述”与“故事”并重,探勘汉语小说现代化之路的多元向度。

夏商小说素以勇于直面死亡而意味隽永。《裸露的亡灵》自不必说,《标本师》则不仅以死亡之谜缀了一件件标本,最后主人公索性将爱人及其爱宠一并做成了标本,从此逍遙江湖,迷踪影魂。《乞儿流浪记》则萦绕着一缕缕死而复生又死不知所终的袅袅余音。至于《东岸纪事》长卷,因其时空跨度大,30年左右的当代浦东浦西嬗替史与西双版纳交相呼应的病象无与伦比,死况也堪为惊魂。

然而夏商小说的死亡主体与既往先锋文学以死而营造语言迷津抑或一味炫酷猎奇的不同在于,它更具有社会性与时代感。或许,这也是“后先锋写作”的特点:一方面作家敢于向死而生、表现出死亡的悲剧性,大致肇始于情爱因果;另一方面,死又成了照亮生活与命运的寓意视镜,于那

斑驳陆离的折光中,让你蓦然感受到生之卑微艰辛,乃至卑贱虚无。《裸露的亡灵》之主人公安波,生身成长乃至情爱经历极为卑微,如同一个第二性属身份的弃儿一样,她只能自我命名,并谋求身份认同,最终亦因殇情而死。与其说她不甘瞑目的灵魂飘浮而无所依,毋宁说她一直耽溺于生不如死的无法认同的镜像迷津,难免成为地位卑下的单子。这份女性自我认同诉求,被夏商捕捞出来并提升至审美层面,进而成为小说叙事蕴涵的主题表达。

《标本师》更趋近了死亡哲学,“人体标本”大概是夏商甚为冷酷深刻的语境认知,也是其最虚无的生命体验。《东岸纪事》则干脆将整个世界化为一片废墟,一撮纸灰。或许夏商欲求摧毁的不仅仅是念兹在兹、意犹未尽的切身记忆,也不仅仅是生人在世、浮生若梦的名利机心与七情六欲,更在于面对既定文学语言和叙事成规所共营合谋的象征体系,通过拆卸审美意识形态凝固已久的文本世界,使得寓意从故事空间到媒介空间中渗透出来,真正复苏其自身的袅袅余音。

《东岸纪事》结尾,那张浦东地图丝绢织体最终粉化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记忆中的老浦东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而90年代的过度开发又使得浦东变成了一个与其他国际化大都市并无二致的膨胀场所。原有的野味精气神也随之而去,碳化成了一种时空破碎的叙事表征:既是时间销蚀的印证,又是空间塌陷的象喻。

碳化也折射出夏商小说特有的极度颓废的本土物哀美学。“和煦的阳光下,丝绸缎子正在慢慢皱起,然后是细微的坍塌”,“他的指头触及之处,皆是破碎”,“那副舆地图跟着旋起,纷纷扬扬,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最后一树落叶,飞向历史的纵深处”,《东岸纪事》的这一结尾,“坍塌”与“破碎”犹如心灵世界经营日久的沙塔,訇然崩溃,化为乌有。

确实,夏商小说经常以碳化或标本化的形式,令记忆浓缩为语言的琥珀。碳化好似语言表征欲望的话语锈迹,亦为记忆发霉后的视觉征兆。记忆碳化物的内里皱褶,或通过主观复旧的语词构造,或洞穿语词壁垒的光影而散发出来,播撒着迷幻的光晕。碳化最终变成一种喻示,它生

成了夏商小说特有的结尾艺术,使之成为开放性文本。同时,犹如废墟成为夏商长篇小说中频仍闪现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废墟荡然无存后的残存语词所织造的故事情节,粉化过程进一步印证了夏商成长过程中记忆犹新的“当代性”,毕竟他的生长之地,最能缩影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废墟化特点。

《东岸纪事》的幽灵现象甚多,究其因,盖源自上海浦东的江南民间文化固有的妖狐鬼怪信仰,又出于言语与形象相博弃而导致记忆碎片于重组过程中自身难以回避的幽灵化。《乞儿流浪记》虽无幽灵闪惑,但畸形倒也非常明显,小说采取了一种幽魅意味十足的“元叙事”策略,叙述者时而暴露自我,时而附体于卷毛身上,与之融为一体。如此结构整个文本,使之成为一个汁液充盈、枝叶丰饶的有机语言实体。《裸露的亡灵》中,夏商发现了对那种非常态小说的兴趣,并成为他敢于坚持的方向。与《二分之一的傻瓜》《孟加拉虎》《沉默的千言万语》等相比,其想象空间明显放大了。

《水浒传》《儒林外史》《海上花列传》的“穿插藏闪”叙事技巧,成就了《东岸纪事》这部浦东浮世绘长卷;而分岔的叙事路径,蕴藏于《乞儿流浪记》中;多视角织成的网状结构,创造了《裸露的亡灵》;《标本师》则勾画出一个立体套盒。这些都是夏商小说所依托的复调叙事结构。因此,小说话语所面向的可能性空间不断得以勘探,语义越发趋奔于模糊和不确定,故事主题变得更加朦胧复义,空间维度越发歧异多元。

夏商小说的隐含叙事理想大抵谋求熔铸古今中外,犹如移动智能互联网时代的媒介融合,所谓互文性写作抑或交互式技巧,亦明显暗示着硅文化时代的“用户至上”设计原则。

广告



2018年第9期目录(总第36期)

编委会主任:郭运德
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 特别策划·艺思潮与话语建构
- 当代文艺思潮与新时代文艺评论话语体系的构建 仲呈祥
- 信息文明与中国文艺语言创新 王天恩
- 20世纪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和东方主义 朱其
- 20世纪戏剧史视野下的现代主义戏剧 陶庆梅
- 艺象点击
- 从“剧本艺术”到“剧场艺术” 谷海慧
- 网络自制综艺节目的模式创新 朱传欣
- 明星工业美学视角下“主旋律”电影的青春化探索 韩思琪
- 从《经典咏流传》看歌曲的经典化方式 陆正兰
- 艺海杂谈
- 新诗之难如是说 孙仁歌

国家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2096-0395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0-1342/J

主管: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 主办: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出版发行:中国文艺评论编辑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1号院32号楼

邮编:100083 电话:010-64101411 邮箱:zgwlpzx@126.com 定价:25.00元



《中国作家书系》
图书出版征稿

由南京远东书局组编的《中国作家书系》

及《当代艺术家图集》等系列图书,以

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辑

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读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家谱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

可出版。国内正规书号,独立CIP数据号,图书出版后可在国

家新闻出版总署相关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戚若愚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

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社三审后一个月内出版。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国内有关报刊发布书

讯。作者也可委托本书局代办发行。